



1 4
1555
208

208



14
1555
208

斜川集卷六

眉山蘇過 叔黨撰

士燮論

懷玉案此篇亦見東坡集

料敵勢之

坡集無之字

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

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

坡集師

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

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

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弑胥童死樂

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

斜川集卷六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也有非常之坡集無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雖雖字

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

猶或按劍而坡集無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

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

懼中常之主鏡於立功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

遲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不

然坡集無不然二字則啗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

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終

而坡集不悟者天絕之也今夫坡集今夫小民之家一朝

坡集今夫

作嗚呼

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營終日勤

勞而得之者數金耳坡集云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

故所用者坡集無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

其所守哉一動不能自反至於家破身困欲復治其故

業豈可得耶坡集無一動不能自反至此二十二字由是言之天下者得

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起

於布衣坡集云漢高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

嘗得志比坡集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

四夷民亦休息坡集云不事遠繼之文景不言兵而天

下富坡集無天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

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嘗自矜曰吾十八舉義兵二十

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坡集無嘗自矜曰至故瘡痍

未瘳坡集云然天下始定外攘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

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

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休戚而足以啓治亂之兆戰勝

而亾敗而興者有矣坡集云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

戰勝而亾有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

以亾有以使之也夫昔號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

必亾曰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號此范文子

所以所以二字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

死哉使其使其二字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坡集有於

范氏若趙盾矣坡集云趙盾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

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趙宣子也遠矣

讀楚語懷玉案此篇見東坡

屈到嗜芰有疾忍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

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元非

之曰屈子以禮之不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

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纓冠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

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

可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坡集作曾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

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蕭何論

論曰蕭何請上林苑以與民高祖大怒而械繫之廷尉高祖疑其受賈人之金乎曰非也使真受賈人之金亦不責也陳平請金四萬斤以閒疏楚君臣未嘗問其出入乃疑相國以私乎蕭何強賤買關中田宅以自污上心乃安又何責其受金也哉然則何怒之遽也曰久矣高祖之欲為此繫也其為子孫謀也深矣盧縮與之同

里閭生亦同時少長相狎羣臣莫與爲比然一旦之燕則以反聞是羣臣舉不可信矣而蕭何居可疑之地有可疑之勢特未反耳其鎮無關中十有餘年恩德洽于百姓而高祖連歲在外關中之民知有何而已縛淮陰如嬰兒脫呂后孝惠於危死其智力豈小小哉帝百歲後母老子少得安枕而臥乎高祖蓋以是卜也曰卜何之反乎何安敢反也卜之於是民耳請苑而不許又械繫之民德何而怒我也必也若匈匈有動搖之情是劉氏之澤不逮也得不得不爲子孫之謀哉故曰欲令百姓聞

吾過是以此卜也不然豈不知職事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之事也歟嗚呼功臣之難自古而然乎何之必不反蓋自今觀之矣當是時變起無虛歲非特君疑臣臣亦自疑而欲反蕭何處於其間蓋亦自危哉賈生有言韓信最強最先反愚以謂不然信之英傑不能爲人下者也雖居關中猶欲以囚徒反豈國大兵彊使然哉蕭何留侯韓信皆稱人傑高祖所畏也然何以素謹畏得全雖老得釋猶徒跣入謝此豈韓信所能效哉然致是紛紛者有愧留侯矣

芝堂記

芝之爲祥草尙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不得宰其功雨露無所施其力不蘖不芽乃莖乃葉異夫羣草木此其可貴也古之君子蓋嘗有感於斯曰采三秀於山閒非有道之士孰可以況此神仙服餌以五芝爲長年不死之藥漢以齋房九莖薦於郊廟是以瑞名之也哉吾蜀有布衣楊公亮家世好善聞於鄉里爲藥肆以自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有子曰會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死如生朝夕必臨時

物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鄉人驚異之曰此楊氏父子爲善之報彼愚夫不知其爲祥也而暴之亟往觀其處祝之使復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又取以獻衆大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逾月芝生如故鄉人然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嚮應弗渝而申告者三也一告者必有報造物者旣知之矣胡不大其門而二獨錫之以芝也三寒不可以衣飢不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諄諄然表楊氏之德出於一鄉一鄉之人有懲惡勸善者自鄉黨以及州閭推

而至於四方相勉為楊氏子而恥其不及其為瑞也豐
矣故子皋為成宰而成人篤其兄穎谷封人食舍肉而
莊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不諄諄然
命之乎楊氏築堂以旌之且屬里人蘇某記其事將刻
石以告來者故樂為書之

記交趾進異獸

長石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
今從古文小品咀華補錄

麒麟鳳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麟鳳矣
必復生虎豹蛇蝎蒼蒼者或自有說然天之生麟鳳也
不數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往往蕃衍於深山大澤間

耽耽焉逐逐焉肆其爪可之利以逞其口腹之欲宜乎
麒麟鳳凰高飛遠引不一游於世也

志隱

蘇子居島夷之二年客有自許來信問其安否而勉之
進取曰天之生物類聚羣分蠢動飛走不相奪倫魚宅
于淵獸伏于榛蠶之于冰鼠之於焚失其所則病因其
性則存且非獨蟲魚然也楚之橘柚不植於燕代晉之
棗栗不繁於閩越非天地之所私繫物性之南北況於
人乎余蜀人也少遊三晉之間矣秋冬之交朔風蕭條

山童澤枯墮指折膠陰山之雪三歲不消故其生實瘠而不竄畜駟強而不乾人亦剛而多勇壽而碩堅膚折面殷足胝手胼爲霜雪之所凝凜其質之歲寒而五嶺之南夷獠雜居天卑地溽山盤水紆惡溪肆流毒霧蒸噓晝避蝮虺夜號鼯鼯草木冬花霖潦長濡星隱于氣日見于晡故其民多重腿之病寒熱中膚非耄而偃非蹇而扶而僂耳者又在二廣之南南溟之中其民卉服鼻飲語言不通狀若禽獸旣嚚且鬻海氣鬱零瘴煙溟濛而子安之豈亦有道乎且夫君子之修身也病沒世

而無聞故其躡屩而取卿相脫輓輅而口封君季子從成而得印范叔計行而專秦相如進缶而趙重毛遂秦盤而楚親或刀筆以自奮或干戈以策勳脫穎者富貴陸沈者賤貧希揄揚於鼎彝恥湮沒於埃塵古人有言歲云暮矣時不我與如子之年鳴鍾鼎食者多矣曷亦有意於世乎蘇子曰噫若客殆未達者耶大塊之間有生同之喜怒哀樂鉅細不遺蟻蠹之君臣蠶觸之雌雄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爲朝暮螻蛄以春秋爲期頤孰壽孰夭孰欣孰悲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致

同歸寓此世間美惡幾希乃欲夸三晉而陋百粵棄遠俗而鄙夷夷竊爲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孟諸松柏之後彫萑葦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子乃以晉楚之產疑之過矣雖然瘴厲之地子得其詳也僕亦擇其可道者以釋子之惑天地之氣冬夏一律物不凋瘵生意靡息冬蒔夏葛稻歲再熟富者寡求貧者易足績藥爲衣蓺根爲糧鑄山煮海國以富强犀象珠玉走于四方士獨免於戰爭民獨

勉於農桑其山川則清遠而秀絕陵名則縹緲而第鬱雖龍蛇之委藏亦神仙之所宅吾蓋樂遊而忘返豈特暖席之與黔突也哉若夫紆朱懷金肥馬輕車曰人情之所欲得也而況金石之傳不朽之榮爲主上布德澤於斯民拊四夷而賓不庭固非獨善其身老死上者所得擬也然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謫生枉尋者見容方枘者必憎而自古豪傑之士有不能閭閻之窮慨然有澄清之志探虎穴索驪珠而得全者蓋無一二也彼大人者窅然觀之颯蹙遠引況以榮爲樂耶世非不知得

士者昌失士者危然患難或可以共處安逸或可以長
辭子胥不免 屬鏤范蠡得計於鴟夷蕭何縲囚於患
失留侯執疑於先知敵國亡而信烹劉氏安而勃疑故
介推避於綿田魯連辭賞於燕師接輿長哥於鳳鳥
莊叟感慨於郊犧僕無過人之才固不足以自媒也然
馬之鳴 豹鷹之韝繼寒心 八方長鳴於冀北觀 干棧
而知 擊鮮肥於秋風又何齟齬之足顧哉蓋嘗聞養
生之粗也今置身于遐荒 有物之 逃空谷之宜
寥眷此世而愈荒 三 亦松於 亦仙於有無

下之至樂也而子明我以世人汚我於泥淦貪于切之
戲輕隋侯之珠子以為巧我知其愚客媿且歎曰吾淺
之為丈夫也

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歸蓋嘗築
室有終焉之志遂賦志隱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
類將以混得喪忘羈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為老人之
娛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逮今二十年丙戌和丙申
來頴水偶發書篋得舊彙悵然感歎小兒箚在總角
時逮事先君子者惜此篇久亡而今存請書其事而

藏之庶幾不忘在莒云耳

東交門箴

懷玉案此篇亦載東坡文集

漢武帝為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為偃有斬罪三安得人宣室上為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入更其門曰東交門而前史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倡之以淫實煩有從帝於館陶在齊文姜矧董外人于國亂常既不能戮反以為好予飲于燕宣室是

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鬻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慙斯闔賁也揚解朴舉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天寧寺鐘銘

有宋宣和辛丑某月日潁昌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比丘普融老憫昔之鐘壞募人改作增大之為銅五千斤

未期年而成蜀人蘇某觀茲勝事讚歎希有而說偈言
智哉大士假幻說法以大願力破愚癡鑿勇猛火出
智慧銅戒定爲模般若爲工是皆普融成就法器置高
廣坐發大音聲雨風晦明嘗作佛事警昧悟聾覺迷歸
正以慈悲體有扣卽應隨彼扣者不入思惟一切衆生
煩惱滅盡天宮地獄等無高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安邑縣壽聖寺第一代住持海印塔銘

我先大夫卜坐於郊敖求浮屠師使居其旁義光者自
解梁來能誦戒講說經論請止曹作佛事薦冥福衆不

捨去遂建道場鐘梵之音晨夕無廢光爲人強力敏給
喜於事功問其師承曰解之安邑住持壽聖寺第一代
海印其名也印寂矣其道行有足書而未有發明之者
義光死有責敢以是請某唯先坐有託於光其何以辭
師姓張氏邑之王范村民家子也生時有光燭室人以
爲非常十五卽出家禮僧交青爲師至政和二年乾元
節以誦經應格爲沙彌二十受戒具邑始建壽聖寺師
爲道俗所推使住持初未有屋一椽不數歲佛宇僧舍
鐘樓經閣山門廚廩皆具備而從學者翔集矣師持律

甚嚴誦經精專自云於日星閒能覩見諸天人相豈所謂獲常清淨眼之報者耶以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五臨終之日有異香滿室遠近來觀歎未會有其徒奉其骨塔而藏之法嗣法孫凡三十一人列於碑之陰蘇子曰南宗北律其自相詆訾所從來遠矣使吾言信然由戒生定定生慧其成佛得道豈有二哉宣和五年四月初十日記

普融老真贊

衡氣以見機正容以悟物雖不形諸言猶有待乎色孰

卽色而觀空卽空而觀實當以是義觀普融之德

宋景輝二子字說

古人之名其子者亦多說矣有獲長狄僑如以喜而名其子有文在其手曰友以異瑞而名其子人之愛其子莫不欲其賢且貴也元憲宋公之曾孫曰肱曰膳余問其所以名之說其父景輝語余肱生而甚似其祖必能世吾家元憲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股肱元聖致太平吾所以期之如此曰膳者吾通守潁昌釋奠宣聖爲亞獻膳於是日也生吾惟仲尼以膳肉不至而行夫豈爲肉

哉蓋爲禮也士大夫生於今日親覩禮樂之盛邈且具
舉此豈小小節文哉吾是以名之子矍然不敢以童子
戲遂字肱曰元弼幡曰元禔且著其說以授二子勉使
有立以無廢父命

祭叔父黃門文

嗚呼天無意於世乎曷爲畀之於人夫旣畀之而又奪
之理何疑於大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天下皇皇乎求
君蓋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喪之斯文然身卒困於逆
旅志壹鬱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

於斯民烏乎哀哉維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宋
篤生良臣祖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一門公之在廟
堂也則壬人廢而蠻夷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
充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樸而還淳矣
屬世故之迫隘乃一齋而一薰橫江潭之鱸鮪豈溝瀆
之容身竟中道而出走罹此郵之紛紛然公之脫身南
荒而歸也則澹然箕山之下溟水之濱友巢由於千載
追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春秋
以見志戮姦宄於灰塵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

泰山歸之如鳳麟意造物之有待使歸然而獨存忽山
頽而梁壞何蒼蒼之不仁豈吾宗之不祐天實禍於搢
紳過也昔孤而歸公於許奉杖屨者十春維二父之篤
愛推其餘於子孫痛里門之一訣哭來訃於井汾恨易
簣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在疑警咳之或
聞誓不辱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奠而永已不得
執紼挽公之歸葬於西岷也

祭常子然文

嗚呼詩禮道喪僅不控頤以得爲榮以失爲悲陋矣稽

古射利乘時若商賈然壘斷物宜彼君子者以心爲師
譬猶農夫載耘載耔雖有饑饉吾志不移猗歟子然信
道自持抱其家學衡吾氣機如資章甫越人何爲身則
不偶論無少卑白首爲郎理復何疑嗟我先君昔遷南
夷萬里致書公時布衣同臭使然忘其旣危先君卽世
義不敢遺請婚後人不謀於龜嗟我兄弟坎壈無依方
鑿圓柄公獨見私倒其廩困決其藩籬我倡子和終日
不違曰我有財汝其宰之豈其一別訃音遽隨委蛻而
行藥不待醫爲仁必壽天不吾欺云何抱璞竟不少施

易簣之言我不獲知兩楹之奠莫薦其歸惟以鄙詞致
茲涕洟想其音聲欬然在帷席幾英靈舉此一卮

祭岑彥休文

嗚呼去古道遠士惟利趨芥拾素紫糝糠詩書如商賈
然資舟與車得於古人特其腐餘惟彥休父世業於儒
自誠而明六經自娛掇其英華恥前弗如譬彼農夫以
苗以畚既耕且種且穫且儲雖有水旱孰知羸虛蚤陟
魏科馳聲天衢金馬玉堂指日可須乃請試吏遭迴關
迂弦歌兩邑古良大夫推其肝肺拊嫗莞孤母或傷之

同吾體膚去惡勿疑利吾糧粗上黨之治益隆於初剛
亦不吐弱焉必扶期月而歸遂與世疎幅巾深衣築室
端居左墳右典東觀石渠鄰里化之訓其稚雛嗟余通
家三世鄉閭臭味既同婚姻與俱逾年不見凜然清臞
隱几而坐骨見衣隅豈期斯人千里半途望哭其堂若
見巾裾搢紳涕洟塗巷欷歔聊陳一奠往致生芻

鼻澆亭上梁文

門外有湖獨跨一城之風景岸邊無屋難包四面之煙
光雖撥棹以可航奈牂舁之靡定用消嘉臘載舉修梁

野處老人學道無成讀書粗遣遭遇四朝之明主周旋
三紀之從官人生七十古來稀況鄰耄齒水擊三千搏
而上寧復壯心幸足跡未倦千驅馳而眼力尙堪於登
眺乃眷寬閑之野本爲莽眇之區久嗟領略之太遲敢
惜經營之小費先成畫舫晏然浮漾於中流茲創笠亭
正爾鋪張於佳觀值慶橋之改作參枉渚以函通輪蹄
因是以娛嬉士女相招而和會東阡北陌窮賦詩把酒
之歡南浦西山挹捲雨飛雲之勝朝游暮反千以舒憂
寒往暑來不妨養性瓊圃起前魚之歎雲莊興退鶴之

譏姑取足於鷦巢顧何嫌千鶴怨棋坊在左酒肆直南
坐隱手談或畱連而竟夜清明寒食想歌舞之酣春爰
代工師戲呈韻語 東慶善橋虹自在通吞卻玉湖成
一派細尋山色有無中 西筵桂高樓望卻低示病維
摩元不出秋風花月使人迷 南亭影參差照碧潭旋
插柳枝三百本他年煙雨正氤氳 北此去吾廬纔咫
尺良宵正可百回來借月畱雲邀夜色 上縹緲丹霞
千萬丈但知天上是神仙不羨人間真將相 下采鶴
飛翔如繪畫誰能拚得一生閑來結山翁香火社 伏

願上梁之後棹聲不斷楫唱相聞留客烹茶兼盡弈棋
之興呼童益酒更成墮幘之歡凡我同盟共茲勝賞

江天上梁文

鄱川澤國楚地名邦民物阜蕃有山水禽魚之樂人情
朴愿無陂池臺榭之娛誰知隱莽之丘乃得寬閑之野
天憐此老日逐斯游野處老人年過七旬仕嘗三黜黃
梁入夢每慙四禁之清碧瓦照城坐占兩園之勝瞻茲
東圃實傍北門經營不輟於歷年指顧盡諧於佳趣呀
然成谷苑一壑之神剏幽處生雲歎三峯之匠巧北升

高阜復初新亭閣山蟠踞以南臨芝嶺翬翔而後鎮萬
家井邑近列目前百丈桅檣遠從煙際結廬在人境豈
嫌車馬之喧恣意買江天寧復藩籬之限戲裁長句以
侑修梁 東買斷江天景不窮萬樹碧桃開未遍神仙
應在此山中 西旋鑿方塘著於泥種得芳蓮千葉盛
他年擬作釣璜溪 南春著人閒醉欲酣天際歸舟誰
認得滿城煙柳正氤氳 北處處亭臺共燕息士女如
雲在意來芝山自此無顏色 上落絮游絲春駘蕩寒
食清明十日晴危欄倚遍成高唱 下勝事清時無論

價只有丹青可作圖范寬老去誰能畫 伏願上梁之
後優游卒歲安樂延年釀酒千鍾不怕臨川之客種花
萬本或招鼇洞之仙凡我往來共茲慶快

鄖城縣遷土地祭文

案此政和七年
官鄖城時作

謹以羊一豕一清酌之奠昭告於縣治土地之神某以
乙未歲之冬奉敕宰是邑既至環視公宇墊隘地壞十
七八而外有樓以藏敕書欲傾將壓不可枝梧吏合半
房戶外加列塗肆政令之出入不可譏禁案牘之在亡
不可考求帛幣之委積或至暴露囚徒之居處上漏下

溼某竊憂之乃請於府量功畫材得錢八萬會部使者
按漕過邑又以繕完告得錢十萬因農之隙徙敕書樓
稍南盡收吏舍官帑列於兩廡別為庫以儲民兵之器
械又新獄之三牢通為屋五十有五楹開門而事畢觀
闔門而人知財不費於公力不匱於民始於丙申之
秋成於丁酉之冬獨令廳不改作不敢先於奉已東西
夾舍未暇者以其苟完而止也始卒兩歲雨暘以時疾
疫不作吏亦安堵意土木之興必有陰相之者乃鳩餘
材作新斯廟非獨以答神之貺舊廟在庖舍之後煬竈

之所熏燎腥穢之所污黷神儻不安其居人亦何安焉
謹卜良日奉遷神像惟神福善懲惡保佑茲土若吏若
民永有依祐顧茲威靈其報敢忘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廷傅奏元符元年叔黨尚
隨侍東坡於儋州未嘗筮

仕此二首似
亦代人所作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需鴻恩
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
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道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
孚於休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佑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
年需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竝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
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祈禱祝文五首

涉冬不雪常暘為災方興嗣歲之憂輒有望霓之請威
靈如在民欲必從瑞雪應祈南畝霑足蘇麥芽於既槁
消癘氣於未萌神實有功於人吏當何以報德敢伸薄
奠以薦嘉誠

又

吏依民而立民恃食以生歲之不登民將告病水潦艱
食吏責安逃是用窮呼神天竝祠羣望救災恤患神則
優為散沴氣之滯淫於秋成於旦暮吏民拜祝其或敢
忘

又

淫雨為災欲害垂成之稼下民告病冀回從欲之仁非
神惠養於黎元為吏難逃於憂責轉陰晴於反手變饑
饉為豐年眷茲默宰之功敢忘其報惟有事神之禮益

戒無忘

又

郛之為邑地卑水聚秋稼在野甚畏霖雨茲以病告冀
獲開霽日暘而暘神則聽許拯其溝瀆實之倉庾神賜
則豐我報良寔薦以明誠神其焉吐

又

水潦之餘秋成無幾牟麥未種嗣歲可憂商賈告病於
泥塗穡人未終於場圃而連雨不止積潦尚多民亦何
辜吏實不德惟神宰造化開闔陰陽願興從欲之仁

下憫窮呼之急事神之禮祇戒不忘

送聖水還孚濟龍潭祝文

伏以千里之災抑有徵於度數再三之瀆敢失信於神明眷言歲旱之哀號輒勤風馭之至止微衷莫達德意未敷殆一方罪戾之所招雖十日窮呼而靡獲謹遵首志躬餞歸途整佛事以酬初心瀝丹誠以祈後效伏願神蹤反旆靈液回川尚憐涸轍之氓無廢為霖之志請命上帝速敕雷師轉凶禍為豐年域斯民於仁壽當懇求於爵陟庶少荅於生成尚饗

赦後祭告諸廟祝文

恭惟主上欽崇天道敷祐下民躬薦徽珍以嚴上帝沛鴻恩於率土秩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莫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于休

禱雨孚濟龍潭祝文

竊以人窮則呼莫急於死生之際旱既太甚蓋將有溝壑之憂爰自去歲之冬迄此季春之月時雨未降常暘為災念禱祠山川之勤本州縣守令之職恐精誠之未

格致德意之或違眷言畎畝之人何負神天之譴麥未
告病農末俱憂餓糧將絕於嚙喉饑饉繼之以盜賊賦
斂有常而無損死亡必至而何逃此豈上天好生之仁
亦非龍神廟食之福恭惟孚濟之號祀典所尊合于天
心實司需澤棲神靈於潭洞凜號令爲風雷變化出於
須臾豐凶在其可否儻遂一夫之私請敢勤十日之來
臨分涓滴於瓶罍遍膏澤於田野救此流離之厄盡歸
肉骨之恩當以佛乘仰答靈貺

禱雨懺文

今爲亢陽不雨害於麥未迎請龍王未獲感應輒自古
惟誰執其咎此皆閻浮眾生造罪深重身口意業及貪
嗔癡包藏禍心損人利己不忠不孝欺天欺神昧其本
心造成重罪降鑿不遠何以召和氣之祥積惡所薰自
然致天災之報膏澤未降農末俱憂饑饉將興死亡必
至謹發誠心恭請法師寅公誦戒懺悔又請長老演公
爲作證明投誠佛前求哀作禮重念人有自新之路佛
開懺悔之文儻能易慮而洗心尚可赦過而宥罪一意
悔過更無他辭已造未來今悉自懺願垂慈愍副此禱

祈變罪垢為福田施法水為甘雨救此焦枯之厄庶免
流離之災

祈雨祝文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濡鴻恩
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
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
孚于休

又此非祈雨文
別當有題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祐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

年濡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竝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
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書張騫傳後

酒色之害人甚於毒藥博奕之害財甚於盜賊然人知
畏毒藥而甘心於酒色知惡盜賊而不厭博奕者何哉
適於已而忘於害耳。金之子破家於聲色狗馬萬乘
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慾者多矣豈不信哉昔明皇引鏡
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相陛下無一日懼何不逐去之帝
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而秦二世曰賢人之有天下也適

已而已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楚靈王吳夫差皆如是敗此適已之效也漢武帝襲文景之業內外晏然家給人足可謂盛矣然以一馬之故窮師萬里天下騷動幾及勝廣之亂此誰發其端歟蓋自張騫一使覩筇竹蜀布大宛身毒之饒遂倡通西南夷之說又語以蠻夷貪漢幣而多奇物天子由是欣然發使治兵必得所欲騫既封侯賜金貪人自是爭言外國利害以嘗天子之意邀取富貴矣其後得烏孫宛馬天子益甘心焉此貳師之役所以作也是時李廣利喪師郁成欲歸天子

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者斬益發甲卒十八萬僅能克宛取貳師善馬而歸嗚呼徇一夫之私欲竭生民之膏髓雖係虜其人而郡縣其地何補瘡痍之萬哉昔隋之亾也盜起征遼而征遼之師實倡於裴矩裴矩之在張掖得西域諸胡山川國俗之詳還爲煬帝言之曰胡多瑰怪名寶帝由是甘心四夷高麗不來故征遼自此始矣嗟乎小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喜財故裴延齡以哀刻進憲宗旣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鏞以貢羨

餘取卿相君臣之間寧復有志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焉外求之不已何哉貪人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爲富見其所未見者爲寶耳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寶劍而亾蒯瞶亦死於呂姜之鬻夫豈有國者少此糞土耶然二君以此亾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非糞土乎

書周亞夫傳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君子之學亦志於斯而已矣闕古今而不知成敗見小節而闇於大道雖學足以通天人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禍福莫大於死生利害莫大於安危人能輕千金之軀以任天下之重禍福不懼死生不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天下無事雖腐儒小生弄刀筆有餘事出意外又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素志者寡矣臧錯號稱智囊本造六國之謀知吳必反者宜其遭變而不動慨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委人主而自處於

萬全此其智已亂矣錯猶若此而況其下者乎吾觀周亞夫之將也可謂安靜有守而不動者矣梁孝王日夜請救而亞夫卒堅壁不出軍夜驚相攻至帳下而亞夫卒堅臥不起夫不救梁不過梁亾而誅耳而漢無可幾之道軍夜驚不起不過七首竊發而軍無可乘之隙以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謂任重而道遠矣至於諫臨江之廢拒王信之封所謂嚴嫡庶之分守高祖之約可謂真宰相矣而太史公獨稱其用兵而不取其守節曰足智而不學守節而不遜卒以窮困嗚呼此爲景帝諱也景

帝不道至於殺無罪元勳之臣太史公不能直書其惡乃譏亞夫之短以爲自取者可爲流涕太息也亞夫之不學豈其似絳侯厚重少文耶劉氏微其父子幾亾矣何不學之有哉亞夫之不遜豈其以面折廷爭而爲庸主所不堪耶鬻拳懼君以兵君子猶能與之而守節者安得以不遜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蓋仁者之餘事也亞夫獨以兵見稱豈不遺其大而錄其細耶

書先公字後

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

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工而端章
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
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
知妄謂學徐浩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顯不足以
議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
此書爲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爲誇而逐利之
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矣嗚呼此皆書之不幸
也陽春白雪之歌出豈容閭巷小人皆好哉雖然無知
者役於名以僞爲真不足責至搢紳士大夫家爲世所

欺可爲太息而又有妄庸者居其閒自謂能是正其非
倔强大言反以真爲僞其無知則一也而使此書或至
與玉石俱焚是重不幸也過待先君居夷七年所得遺
編斷簡皆老年字落其華而成其實如太羹元酒朱弦
疏越將取悅於婦人女子難矣哉世方一律殆未可言
且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昔爲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
爲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爲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
以爲非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間以文鳴者其說能
使人必信其謬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爲

流俗痛哭過謹書藏於家

書田布傳後

魏人德田宏正而愛布宏正遇害於鎮也穆宗授布魏
博使討賊而度支餉不繼身將史憲誠者因是以怒衆
衆不有戰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
以戰布歎曰功不成矣卽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
負國引刀刺心於几筵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余
讀至此流涕太息曰嗚呼哀哉布能不愛死而不知死
所也烏喙能殺人亦能起死者也今有人寢疾將死食

烏喙而得生者十人而一不食而死者皆是也夫畏烏

喙而待盡豈若庶幾於十一者耶余爲兒童時見長老

先生言淳化中

一作時

成都戍卒王鈞叛殺尹據城將剽

諸郡而蜀之戍卒將與之合蜀守楊懷忠者知之大會

將校出其二息辭於衆曰賊有成都必窺諸郡蜀小而

近必首被兵吾當死之兩稚子不可以污賊請乘其未

至假手於君等殺之然後持吾首歸賊則室家完而身

且富貴衆泣曰吾屬獨無父母妻子乎主亾而吾存亦

吾族矣公獨欲爲忠臣使他人爲反虜耶懷忠曰若然

奈何皆曰生死從公於是散府庫發民財得兵千人出城一舍伏之是暮賊憩伏所期以旦攻城士方食伏起殲之遂遠引兵壁成都賊氣懾不敢出累月王師至而賊平懷忠之力也嗚呼惜布不知出此也此豈非食烏喙而生者耶何則先人有奪人之心而反側者易以義使也且布之貴也本以宏正有恩於魏使世其官可以成功耳魏人以河朔舊事逼之豈遽有害之之意哉布若能請於軍曰先將軍以六州歸天子使汝一方不陷於叛逆宜慰之言在耳今幾日而忘之布不能從諸君

爲亂上負君父下懼禍不旋踵以取笑天下願諸君殺布而後反則魏人素德其父未忍殺其子也豈不忠義之兩全哉昔宏正遣布以兵助討蔡帝議使人代之而士卒愛布願畱乃止則布亦素有德於魏人也其時布部曲必有在者此輩豈肯從亂哉郭子儀恩結回紇而保其不以刃相向夷狄猶能爾而況父子有恩於魏乎若以忠義激之禍福動之戮一憲誠軍自定矣然後舉兵討鎮雪宏正之冤刷朝廷之恥克融勢孤不戮而擒矣豈非再造河朔之功乎萬有一死憲誠之手使朝廷

以殺帥之罪討於魏人衆所嫉惡而棄之也豈不賢於
自經溝瀆之爲諒哉惜乎不能已河北之再亂者布之
死也

書二李傳後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
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察也淮南王安反謂大將軍可
刺說丞相如發蒙耳而獨憚一汲黯仗節死義其與社
稷存亾也審矣愚嘗謂社稷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
有斷一肢折一足未及死也心腹之病則爲膏肓不可

救已李靖李勣可謂功臣始終唐之元勳也而太宗付
屬委託亦已重矣然止將帥之材耳疆場之事任之則
有餘社稷之寄安危之機則兩人者有折足渥形之敗
矣太宗欲伐高麗諫者十六七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
遂堅太宗黷武之志幾爲不戢自焚之禍高宗欲立武
后舉朝爲之寒心而勣以爲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
之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夫二人者爲腹心之病
亦大矣張釋之諫齋夫之拜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
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信仁義語曰一言而興邦

一言而喪邦置其然乎

題陽關圖後

山林之人能忘富貴易軒冕之士能處枯槁難謝安雅志東山故於富貴如脫屣山王未能忘軒冕故不敢數於嵇阮閒大抵能脫略世故不戚戚於貧賤者必英偉奇特人也余雖不敢執鞭從浮休公游然允子與有一日之雅薰藉臭味可以不言而喻公之立朝毅然有不可犯之色退藏於家一丘一壑有終焉之計此其中豈無所得而然哉公之外孫高君嘗得浮休手書陽關圖

歌一篇乃使人臨畫李龍眠陽關圖置其首又得長安王正叔畫浮休像幅巾野服坐山林閒埽棄塵累超然物表置之卷末二人真知浮休公者世人徒見其功名之心慨然未忘而不知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余略為之一辨

書漳南李安正防禦碑陰

紹聖初先君子謫羅浮是時法令峻急州縣望風指不敢與遷客游一夕蒼梧守李公安正引車騎扣門請交於衡門之下先君子初不識面也慨然論世閒事商略

古今人物下至醫卜技藝皆出人意表先君驚喜以相見爲晚而公冒犯簡書之畏卒留十日而後行嗚呼真天下奇男子公還朝果爲天子所知擢帥邕管蠻遁去不敢飲馬於江公嘗言少時官南海有劇賊三十餘人出涉海道人不敢近乃以計變姓名易衣服挾二童以往盡縛之由是顯名其臨義勇決蹈水火人有不可學者況於脫屣軒冕得不優爲之乎某於是時拜公且與公之二子幾仲微仲游今皆有立公爲有子哉

跋李防禦遺文

防禦公以儒者尉南海設方略破劇賊進秩至蒼梧太守知名南服受代還漳江過羅浮爲先君留十日飲酒論道商略古今自恨相見之晚過方侍行具見其事不踰年公還朝宰相薦換右列付方面蓋將以功名誘焉而公循然退避終老於鄉里雖欲挽留而不可得非養於胸中有素而出處進退在我安能以清節照世乎讀其遺文觀其字畫雍容渾厚而不迫切君子哉宣和辛丑三一作二月二十日得之於其子大忠跋其後而歸之

跋折太尉碑陰

折氏世守河西歷五季之亂能以區區壤地保完其民人封府庫籍甲兵以歸真主抑可謂不愧竇融矣然竇氏子弟不及融沒頗以恣縱取敗於世弗克顯有茅土而折氏五世傳百有餘年忠孝自翼禮義自度若出於一則賢於竇氏遠矣余於并門始得太尉武安公之墓碑於其子嗣益讀之竦然見其制勝料敵得士死力有古名將之風非特能世其家者也公守河西逾三十年虜在其目中如凡上物所使偏裨部曲如臂之使指安得不爲虜所憚昔趙以李牧守鴈門備匈奴以便安置

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椎牛養士士卒思奮而纔有寇急入保聚虜以爲怯遂舉衆大入牧選士出奇破殺十餘萬匈奴卒不敢近塞蓋牧居邊十餘歲得虜之情狀虛實詳且嚴以靜觀動以逸待勞則強弱固自不敵耶頗牧不世出豈可以常理論故余於折公亦云

跋南安巖主頌

佛以廣大智慧不可思議力能於世間現種種功德隨應以求皆使充滿何也佛無他緣惟有一慈人無他術惟有一信慈信二法相須而行故能成就無量大願昔

沙門以鈍根故不能誦經其師授此南安定光巖主四句偈誦不歲餘日記萬言南徐庾氏有子病足不能履地金山佛鑒授以此偈誦之數歲兩蹠復伸又有居士劉素事南安像忽得重病禱於像前香槃中現小青蛇舌相純白舉頭如語後二日有人教以此偈晝夜誦持三日疾愈此皆近歲神異如此豈非佛子厭苦蒙昧抱纏病惱思脫塵勞過於桎梏求哀也力起信也堅則佛之慈悲相應如響有是理哉王君師文官并門備聞其事讚歎希有曰此偈不可不傳屬某書之將鏤板施人

某以爲師文此心不忍獨善其身將使自一傳二至於千萬以信悟人除世閒苦夫豈細事哉又使學道者於此觀心得究竟法出諸生死則何止發蒙蔽而愈膏肓乎

斜川集卷第六

斜川集補遺序

乾隆四十七年仁和吳君元長鈔得斜川集零篇於孫
中翰寓齋武進趙味辛先一年冬集大興翁學士齋亦
此書請急南下未及錄彙蓋兩家本皆採自永樂大
中者吳君寄其鄉人鮑氏屬刻行於知不足齋是時
味辛適在杭篤愛斯集喜其沈晦六百數十年之久一
旦創獲懌藉愉快遂獨抵削刷役商榷體例訂證論誤
釐成六卷鮑氏與有力焉斜川集乃克流播藝林而謝
幼榮之竹友集劉改之之龍洲集皆還舊觀世稱快事

盛廿年大歲在戊辰

詔修唐文善充總纂檢永樂大典偶睹志隱篇叔父所居六首昔吳君作跋致憾缺略者屬草錄歸較趙刻復得遺詩五十三首文十五篇遺珠之憾或尚弗免就茲勒為二卷已自哀然且於直齋十卷原數不甚懸絕此實叔黨先生英靈有以默相之亦趙君吳君鮑君之有以啓其先也世有趙君其人者吾願續而行之以饜趙君之志以饜天下人嗜古之志嘉慶十五年六月十四日柏山法式善病中述

斜川集附錄上 遺事

宋史列傳

蘇過字叔黨軾知杭少過十九

長元案過生於熙寧五年壬子是年東坡

年三十七任杭州通判

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為兵部

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需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邾城小蛾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

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篋箠節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晁說之撰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

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卽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旣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爲能須臾樂

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攬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蠻夷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癘噬毒莫爲之疾病雖有欲殺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需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還至永州稍還仕版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蛾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

管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卽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爲泯泯浮沈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開節概存焉唯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岫巒桴溟渤之純孝而一旦忠蓋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

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魏軍以死耳若祐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壽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遠居海上無他成就下闕。朱彝尊書晁以道撰蘇叔黨墓誌後賊所脅叔黨語賊曰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肩隨若求活草閒乎通夕痛飲翼日視之卒矣王明清揮塵後錄載之而晁以道志其墓稱以暴疾卒於鎮陽釋其文可云孝子合而觀之不媿其父矣攷東坡先生以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先生既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迄於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責逐責降而又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於端禮門再刻石於諸州三刻石於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復自書頌之天下是時叔黨潛身救過之不給寧有富貴利達之念萌於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為東坡出子嘗慙於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絕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談諧以玩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謔浪節概存焉是已乃毀之者謂叔黨諂事師成目居乾兒夫師成既以東坡為父稱曰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為兄弟而又降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謗之貝錦南箕尚論者不可不白其冤也

揮塵後錄二則

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
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我即其
子官從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翼日視之卒矣惜
乎世不知其節也趙表之云

廷博案叔黨生於熙寧五
年壬子卒於宣和五年癸

卯十二月無絲至靖
康時也此說似誤

蘇叔黨以黨禁屏處潁昌極無僇有泗州招信士人李
稹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回以師資焉且致
餽饌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為淮漕自京師

行道以訪叔黨留連清宴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
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人南侵高
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即命李齋金帛往訪問行府犒
師并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飛龍御天補
承務郎由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挿塵三錄一則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
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
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繖蔽

一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脩廊內侍一
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
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為崇高莫
之居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煙務寒不可忍俯
承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
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黨再拜承命
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歎賞再三命宮人捧
酌酒一鍾銀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閒登小輿而
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胡元功云

老學庵筆記三則

杭僧思聰東坡為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閒挾琴游梁日
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
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為我招
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參參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
不知其故

陶淵明游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
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
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延博案懶真子曰淵明乙丑
生至乙巳賦歸去來是時四

十一矣今游斜川詩為辛丑歲則年三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後五十皆非也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邵康節手寫淵明詩亦作五日宜以為正云云是叔黨益為行本所誤而放翁亦未深考也又案朱翼游曹源庵詩序云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時年五十子以正月二日游曹源庵年五十二矣知承其誤者非一人也

叔黨政和中至中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為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為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為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曲洧舊聞二則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子游同升而竝黜有目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甲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為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

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
可不知乎

東坡在僭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為海外人近
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
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
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始
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雲麓漫鈔一則

東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

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書抵

生云云書不錄先生得書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

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伸楮和墨書以答之云云書不

錄

藏海詩話一則

蘇叔黨云東坡嘗語後輩作古詩身以老杜北征何法
老杜詩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
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與竹枝詞相似蓋即俗為
雅

墨莊漫錄一則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
傷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
工道使全篇俱病

邵氏聞見後錄一則

李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為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
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所
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
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為五學士之首雖凌厲高躅不敢

言同而出處大概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
往謝之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

周省齋集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錄一則

乾道丁亥五月辛酉抵宜興七月己亥早赴縣廳為大
行皇后以上仙常服哭臨辛丑晚臨訖釋服解后新
大府峴叔子東坡曾孫而過之孫居穎昌陷金

時挈以歸今為駕部迨之後昔東坡買田
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峴居此嘗與武義
官以錢端禮薦除太常主簿今代大府闕

元遺山詩注一則

題蘇氏寶亭

長公中 我似顏平原次公冲澹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
期合字 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為最怒耳

墨史一則

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為東坡
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予因問東坡之子過
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見因
之別室為煤夜遺火幾焚廬翼日煨燼中得煤數兩
亦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為挺磊

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以行
事名實相蒙類如此

研北雜志一則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縉公表少師持國
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脩簡遠持國之風烈
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
餘致仕耆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
子實仲弓浮沈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
明為人曾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

林二子追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鄆城
令岑穰彥休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許
亢宗幹譽冲澹靖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舅氏
村之無斃自金鄉來過說之以道居新鄆社門不出
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
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有許
昌唱和集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巖巖之閒雖絕伯牙
之弦而山陽之笛猶足慰其懷之思云

畫壘一則

蘇過字叔黨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黨年
十九預計偕七年公爲兵部尚書任承務郎後公謫英
州貶儋州移廉永二州叔黨皆侍行叔父樂城公每稱
其孝平生禁錮僅三十年晚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怪石
叢篠咄咄逼翁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
能爲竹寫真小坡解與竹傳神者是也晁以道志其墓
亦云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
逸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竝以焦墨爲之此
出奇也

香祖筆記一則

乙酉有書買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
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秦蜀驛程後記一則 節錄

十三日抵定州謁韓忠獻蘇文忠二公尸祠為衆春園
舊址叔黨嘗 中山今配享蘇祠又天寧寺壁舊有
叔黨楷書云大帥陳公邀廉訪梁公飯於天寧率其屬
遊企盛俞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
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

斜川集附錄上

蘇文忠公集附錄下

蘇文忠公集

兒子到此鈔得唐詩一部又借得前漢欲鈔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

詹耳與程秀才書略

軾與二十七娘

似謂同安君

甚安小添寄叔

小添似謂迨寄叔謂過也竝

無恙

杭州與王元直書

詩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

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
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蓋村學中語付
研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
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異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
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
過

軾與幼子過同遊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
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畱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
小閘瀦爲澄潭使水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

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

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遊壽聖寺過隱者石君

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

題壽聖寺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
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
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
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有葛稚川丹
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

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
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
坐遺屣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游呼與飲既
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
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
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顯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
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題羅浮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
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

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絕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
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
歸削行觀山燒壯盛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棧中
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
影頽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記游白水巖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
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題栖禪寺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
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

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
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益之六三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
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
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
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書筮

已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
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
夷雜糅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
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

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

大魚也

書上元夜游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
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間自此以西皆漲水
無復橋船或勸乘蜃舟竝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
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
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
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
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

書合浦舟行

大帥延康陳公邀廉訪梁公飯素天寧仍率其屬游企

盛俞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

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定州天寧寺題名 懷玉

行今在本寺大殿前壁嘉定錢少詹見而錄寄與王阮

亭系蜀驛程後記參校多延康仍三字飯素誤飯於今

重補於原

明仙寺有蘇斜川詩碣前題云路轉花谿不踏塵仰頭

人語午天聞到門莫記山重數但覺衣襟有白雲彥齡

已丑三月晦題彥齡不知為何人其字類黃涪翁後題

政和甲午孟冬中休後一日蘇過叔黨彥明自開化甘

泉至明仙時念老禪師復出世矣因題詩壁間暫拋塵

土扣雲扉山色空濛翠溼衣湖水松風俱有恨道人緝

鉢幾時歸周在浚晉稗○案斜川詩文中多與岑氏還

往之作岑氏昆季多以彥字非行則彥齡彥

明必岑

姓也

斜川集附錄下

斜川集訂誤

再遊儀真呈張使君

江淮冠蓋鬧如林
求一己知何處尋
風月欲談嫌許事
山川不險似人心
使君德量如天遠
舉子科名自陸沈
秋氣未悲先淚下
黃花雖好不曾簪

寄如皋葉尉

借馬石莊去
天寒曉出門
亂岡行兔窟
數點入鴉村
欲醉酒力薄
如迷海氣昏
客遊無限事
端的向誰言

金陵上吳開府二首

時平無事清吟好衛霍貪功未是奇爭似一篇人膽炙

四方傳誦臥龍詩開府帥襄陽時嘗遊隆中為諸葛孔明賦詩有翻覆看俱好之句為世稱誦故

云

廟堂陶鑄人材盡流落江淮老病身又踏槐花隨舉子

思量鄧禹是何人

長元案右詩四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蓋龍洲道人

劉過詩元蹟祇書名而不著其姓後人遂誤裝入蘇

氏一門卷中今考金陵上吳開府二首見改之本集

則前二首亦為劉作無疑厲氏宋詩紀事亦誤錄之

余江淮老病及槐花舉子之語與叔黨平生踪

可有未合也

小雪

五侯居碧瓦映華楨獸炭麒麟紅銀瓶黃封搗春

風繞幄帳醉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誰憐

葦門士破屋穿飛屑

長元案右詩載事文類聚宋詩紀事錄之考永樂大

典所載凡十四韻此非全詩也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
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
長元案右詞花庵詞選以爲叔黨作注云此時方禁
坡文故隱其名以傳於世或以爲汪彥章作非也予
攷黃公度知稼翁集有送汪內翰移鎮宣城詞正用
此韻又玉照新志云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閣云云
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閒聲之坐客有挾怨者
亟以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路遷之於
永据二說則此閣爲汪作無疑花庵之語殊未確也

宋蘇叔黨先生斜川集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者凡
十卷宋史本傳稱二十卷久佚其傳無從攷定以世
豔稱之雞林黠賈時以贗本鈎致厚價今好事家往
往有錦題緗帙列之文房玩好閒以供清賞者皆龍
洲道人劉過詩也昔嘗懸金購求冀獲真本以與三
蘇文集並行久不可得既閱王弇州題跋乃知以劉
集充斜川自元季已然不自近始因歎墳陵散久絕
人寰矣歲在癸巳

朝廷開館纂脩四庫全書

特詔儒臣從永樂大典中搜羅遺籍時山左周編修永

年於各韻下得先生詩文散片共若干首緣全書提

要將外省所進斜川集贗本駁去乃畱笥不辦繼子

妹聳余編修集於孫中翰落齋偶見彙本亟以告子

子驚喜過望借歸錄副從宋文鑑東坡全集播芳大

全諸書考訂譌舛增補闕遺釐爲六卷又採他書所

載遺聞軼事輒錄附焉計其卷集十一之二三

然數十年夢寐之書忽於無意中得覩吉光片

鈔心誦未匝月而畢事語云物聚於所好不信也

友人鮑以文氏嗜奇好古先世所藏兩宋遺集多至

三百餘家亦以未見先生詩文爲憾會有南鴻之便

卽以錄本寄之以文每得異書不自珍錮枕函帳祕

往往播在藝林公諸同好更能損貨壽梓以續六百

餘年一綫之緒俾汲古之士得家置一編以供弦誦

嚮之誤收贗本者亦得悉行刊正頓還劉集舊觀俾

龍洲仍以詩豪雄於奕世則又不獨爲蘇氏之功臣

矣乾隆壬寅二月二十九日仁和吳表元書於南城

張少蓬寓廬

送仲豫叔黨二承務赴試春闈

參寥子

炯炯雙黃鵠雍容振羽儀風高辭溟國歲暮及天池文
彩非凡近周旋競陸離明年朝集處九萬是君期

右詩在參寥子集第七卷壬申六月二十九日曝
書得此因錄附之八十五叟

